蟠虺



○刘醒龙　（连载32）

拾

来天河机场接机的轿车，到达东湖路后，本应当改走辅道，转入黄鹂路西段，再掉头由下穿通道穿过主道驶入黄鹂路东段，如此先送曾本之回家。开车的司机昨晚玩麻将直到凌晨，开车没问题，就是有点走神，错过了进入辅道的那个路口，只好先送马跃之到水果湖的张家湾小区。

在离小区大门还有五十米时，马跃之忽然小声问曾本之："你晓得刚才被撞的车是谁的吗？"

曾本之正发呆，一时间反应不及："谁的车被撞了？"

曾本之的声音有点大，连司机都竖起耳朵来听。

马跃之停了片刻，才用更小的声音说："是你家小安主动撞人家！"

因为有前面的停顿，曾本之已明白马跃之先前问话的意思了，他马上表示："小安向来任性，真怕她会惹出事来。"

马跃之说："小安任性不假，但是那一撞，绝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否则人家就不会落荒而逃。"

说着，马跃之用手指在曾本之的手心上一笔一笔地写了一个字。

曾本之看得清清楚楚，除了"郑"，不可能是别的字。

曾本之没有作任何表示，他静静地坐在车里，马跃之在家门口下车时，先与他说再见，再拍着车窗招手，都没有反应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司机将他送回家。曾小安下楼来帮忙拿行李，一连叫了几声爸，他也不作声。

曾小安一进家门便在安静面前逗趣："妈妈，爸爸在飞机上有艳遇了，你快做好吵架的准备！"

安静一边笑着骂曾小安比楚楚还淘气，一边说曾本之："看这样子像是要吃人，是不是在宁波中了鲨鱼的邪？"

曾本之说："郑雄呢？"

曾本之突然发问，声音很低，气却很足，像从东湖上刮过来的大风，吹得满屋嗡嗡回响。

安静说："他一早就出门，陪'老省长'去北京了。"

曾本之冲着曾小安问，回答的却是安静。

曾本之听见了也像没听见，盯着曾小安看了好一阵，明明有许多话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，到卫生间里洗洗手后，一个人去了书房。正当家里人以为他是累了，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开始忙各自的事情时，曾本之忽然站到门口，让曾小安给郑雄的司机小胡打电话，自己有事要与他说。

曾小安也没多想，将电话拨通后递给曾本之。

没想到曾本之是要用郑雄的公务车。司机小胡在电话里解释，车子出了点问题，送到专营店修理去了，至少得三天才能取出来。

曾本之追问一句："怎么要修这么长时间，是不是出车祸了？"

司机小胡说："车身碰了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做钣金和油漆特别费时。郑厅长出差，有几天空闲，正好修一修。"

曾小安一直在旁边等着，见曾本之挂断电话了才说："你干吗要用公务车，有事使唤你的宝贝女儿多方便呀！"

曾本之说："我怕你太任性，人家的车不碰你，你反倒主动去撞人家。"

曾小安说："那也怪你，小时候总带我去玩碰碰车！"

从进家门后脸上皮肉就没有松弛下来的曾本之终于笑了笑："那好，明天上午你送我去江北监狱！"

曾小安说："这就对了，美女开车，帅爸坐在旁边多拉风呀！"

曾本之说："明天是周一，你不去导师那里看看吗？"

不等曾小安回答，安静从厨房里冲出来："好生生去江北监狱干什么？"

曾小安平静地说："他曾经的得意弟子不是关在江北监狱吗？再不去看看，只怕人家服刑期满要离开那鬼地方了！"

曾本之也将脸板起来："你不要提郝文章，别说只过八年，就是再过八十年，我也不认这种学生！"

一旁的安静仿佛是火上浇油："既然话说到这里了，趁郑雄不在家，我代表你爸爸问你一句话，你去看过郝文章没有？"

曾小安怪异地笑起来："妈，我等你问这话都等了八年。你可真有耐心，真能忍受！你再不问，我都要替你急出心脏病来了！"

安静一急起来就冲着曾本之发火："你看看，这哪像是我亲生的骨肉？都要将亲妈亲娘当成你包养的小三了！"

曾本之不得不随着安静的意思数落曾小安："楚楚都快八岁了，你还像青春期的少女一样任性！说心里话，你妈妈问的问题我也早就想问了，你有没有去监狱里探视郝文章？"

曾小安说："这种话什么时候不能问，何必非要等姓郑的不在家，偷偷摸摸地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你们放心，监狱里到处是监视器，见面时中间还隔着一道铁栅栏，连手指头都碰不着。"

安静大叫一声："你真的去了？"

曾小安说："是呀！"

安静急得在原地转了一圈："什么时候去的？"

曾小安说："以前的记不得。今天上午刚去过。"

安静捶胸顿足地说："我的疯丫头呦，你这是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故意为难自己呀！"

曾小安平静地说："二老此言差矣！我是替你们着想。我晓得爸爸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郝文章，只是放不下面子，明明想去探监，却装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样子。妈妈你也是如此，姓郑的刚住进我家时，你前后三次冲着他叫郝文章，弄得人家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不管妈妈心里有没有愧疚，反正我是觉得我们家的人，除了楚楚，没有一个对得起郝文章！所以，我去探监，是替我自己赎罪，替爸爸妈妈还债！"

安静说："婚姻是一家人的事，他和你没有夫妻缘分，当然成不了夫妻。除了老天爷，还能怪谁呢？"

曾小安说："妈妈，你又不实事求是了。当初郝文章与人热恋时，是谁一天到晚像电灯泡一样，盯着那个女孩？"

安静说："我这样错了吗？我不这样盯着，你能嫁给郑雄吗？我要是任由你跟着郝文章跑，岂不是要守八年活寡吗？"

曾小安说："你一点没错，是我自找苦吃，所以才守了八年活寡！"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徐则臣　（连载102）

这相当于白玉有瑕，看那些买家挑剔的眼神，杨杰恨不能把手伸进晶体里将杂质给掏出来。从董师傅那里进货时，杨杰就对这两块石头有疑问。董师傅也不敢肯定这东西是好是坏，就是觉得不一样，放在手头有年头了，再放下去也是干耗着，没准带到大地方，被哪双慧眼看上了，草鸡变凤凰也说不好，价钱嘛，看着给。买下这两块，杨杰的确没花几个钱，但剩下它们卖不出去，让他觉得是已然失败的北京之行的尤其失败处，把它们体面地卖出去已经不是钱的问题，事关他的自尊。被拒绝的次数越多，他的反弹就越大，决意跟它们死磕下去了。

当然，死磕凭的不是蛮力和小脾气，他懵懂地就觉得这两个小东西不寻常。你看，往桌子上和床头一放，转着圈围着它们看，透过原石稍显粗糙的表面，那里头是有像模像样的东西的。具体像什么他又说不好，就是像。他也是这么跟一个韩国收藏家说，你看这是一个人吧？你看，这一块，像不像个猴子？韩国老头笑笑，普通话说得差点比杨杰还好：可是我要的是水晶啊。不过，他又说，的确跟一般的杂质不太一样，那黑色的是黑云母片吗？那绿的是绿帘吗？那鲜红色的，是矿物染色体吗？杨杰知道遇到高手了，他哪知道什么黑云母片、绿帘和矿物的染色体。他对水晶的了解完全是日常生活型的，没事就看见了，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已。

"那您要吗？"杨杰问。

"没想好。"韩国老头摇摇头，攥着手电筒走了。

第二天他们又在鬼市遇上了。杨杰又问："您要吗？"

"多少钱？"

"一块两万。如果两块都要，便宜点，三万五。"

韩国老头笑出了声，"你这孩子，可以去抢银行了"。

杨杰还想说可以再商量，老头打着手电走远了。估计是给杨杰的价钱气的。这个价听上去是有点不厚道，出了口杨杰自己都吓了一跳，长这么大没见过摆成一摞的三万五千块钱人民币。那得多厚啊，但他硬生生就是说出来了。昨天早上韩国老头云母、绿帘一白话，杨杰立马意识到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下了鬼市就往西单图书大厦跑，买了一本《水晶指南》，在十里河的小屋里研究了一天。书上说，跟其他玉石一样，水晶最近也出现了单供审美的观赏石，叫水晶观赏石。遗憾的是，书中只简单提到了几类观赏石，晶簇观赏石、晶洞观赏石、包裹体观赏石、原石观赏石，进一步详细的信息没有了，可能作者的研究也尚在进行中，等着看他的下一本书吧。但对杨杰来说，这点信息够了：肯定是存在这么一个水晶物种了，就是给你看着玩的；其次，手头上的两块，称之为包裹体观赏石，应该不算科学事故吧。师出有名了底气就硬，玉石的价炒到了天上去，为什么水晶就不能长点脸？他一激动，价就开上去了。

这一天因为城管出现，鬼市早早散了。杨杰抱着两块"包裹体水晶观赏石"回了小屋，撅着屁股继续盯着石头看。他在想象里把两块水晶粗糙的表面全剥掉了，想象两块水晶像固体的水一样（不是冰，冰的纯度跟水晶没法比）透明，那么，两块水晶里的图案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呢？小的那一块比较清晰，很像一个一身黑毛的猴子抱着一块大石头。大的那一块难度就大了，说像人你也可以说他是一棵老枯树，还可以说它是一块立在地上的形状不规矩的长条石，但旁边连绵苍茫的灰黑色是什么呢？杨杰的想象力跟不上了。院儿里住着个倒卖和田玉的哥们，河南南阳的，叼着烟到他屋里来。这哥们生意不错，总能将做旧的新玉当成老玉给卖掉，赚了一堆钱。听院儿里的另一个租户说，有天半夜这老兄烟瘾犯了，烟没了，屋里连张卷烟的报纸都没有，他就把地上的烟头捡起来，烟丝集中到一起，用张五十块钱的钞票卷起来抽了。河南人很奇怪，最近老看见杨杰撅着屁股围石头转圈，你这是找啥哩？

"找人。"

"找啥人哩？"

杨杰指着那片既像人又像树还像石头的地方，给河南人看。河南人也撅起屁股看，还没看清楚就直起身。"当然是要像人。"他说，"像啥都没有像人值钱。看不清？这个好办，找个人给开了，再抛上光，你想看多哩清楚都行。"

杨杰当时就呆掉了，人才啊，随口说两句都在点子上，看来用人民币卷烟抽是有道理的。他赶紧从兜里掏出"中南海"递给河南人，来一根，可是到哪儿去开石抛光呢？

"这事好办哩很。"河南人说，"我有个哥们搞了个玉雕作坊，在西二旗。两包烟钱，你想咋哩开他就给你咋哩开，你想咋哩抛他就给你咋哩抛。"

"现在就去。"

从西二旗的玉雕作坊里出来，杨杰很满意，只花了四百块钱，又花了两百块钱买了两个雕木底座让水晶坐上去，两块水晶就彻底告别了过去，像棉花庄人农转非变成了城镇户口，从里到外都光鲜起来。抛光师是老手，知道详略得当，该平面的地方很平，该素面的地方很素。开过了，抛了光，猴子果然是猴子，没有猴子比石头里这只苦命的猴子更像猴子的了；另一块水晶里，站着的只能是人：你看这个瘦高个长袍大袖、峨冠博带，就是个从古代走出来的衣服架子，风大一点能把他吹倒——这人站着干什么呢？这是条河吗？远处好像还有芦苇。

"有点样子了，"作坊老板转着水晶看，"原石，包裹体水晶观赏石。取个好名字。名字取好了，价钱成倍往上翻。"

"能翻几倍？"杨杰怯怯地问。

"起码三倍。"

人家玉雕作坊老板就是开个玩笑，杨杰也把它当成个玩笑，但是笑完了他又把它当真了。三倍，那两块石头现在就该值十二万。杨杰感到正头顶出了汗，开始心动过速。成败在此一举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陈彦　（连载110）

武东风书记见一些孩子也在里面来回乱窜，飞溅的铁花洒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既不喊烫也不喊疼地胡蹦乱跳着。他也就故意凑近体验了一下。铁花落在脸上、手上、脖子上，还真只轻轻灼了一下，就毫无感觉了。与此同时，大肚子和尚戏柳翠队伍也蜂拥而至。他们都戴着厚厚的假面具、假胸脯、假肚皮，见人就搂就抱。连武书记也没逃离，竟然让一个穿得花不棱登的柳翠，端直抱住说："走，咱上阳山冠石床做耍子走！"正说着，面具却开裂了缝子，竟然露出一个毛胡子老汉来。笑得周边倾倒一片。

武书记在与民同乐中，精神大振，心情大爽，自己还舞了一阵狮子，耍了一回龙。他连夜叫来县委办的人，与南归雁一道，商量起了正月十六开现场会的事。随后，南归雁很快就调到县上去了。

50 还是惊蛰

南归雁走后，一镇的人都在议论，把我们整得脱了几层皮，人家一拍屁股升官跑了。其实是平级调动，临时任命成了县旅游开发办主任，兼政府办副主任。

能看出，南归雁走时有点难为情。尤其是对老同学安北斗，一直说提成正股级，就是没找到合适机会。先是觉得一来就提拔老同学不合适，后来又安不下合适位置，再加上一件大事接一件大事地忙碌着。原说等"万人大巡游"搞完论功行赏呢，谁知事情刚毕，调令就到。领导干部一旦确定调离，就不能再研究重大事项尤其是人事了。因此，安北斗和其他几个准备动一动的干部，就都泡了汤。安北斗虽然失落，倒是没咋表现出来。其他几个人有些像霜杀了的茄子。无论谁接任，至少都得再耽误半年。南归雁挨个表示歉意，也说等新任书记定了，他会努力再推动一把的。可都是"老油条"了，谁还不知"油条"的炸法？新官能理旧账？一个旅游开发办主任，加上政府办副主任——那玩意儿像板凳一样，想加多长加多长，啥工作需要全面协调，给谁头上安一个就是了。可想玩转干部，门都没有。

南归雁在离开那晚，专门跟安北斗长谈了一次，明确表示了歉意，并说等他落停后，就把他调到县上，他也需要这样扎实的干部做助手。安北斗一口回绝了："打住！我一辈子都不会上县的。北斗镇除了让你把天空搞脏了，其余没有我不满意的地方。再加上爹娘都老了，我住得近，好照看。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上县的。你南归雁把人活大就行了。"

"北斗，看来你对我还是有意见哪！"

"有啥意见。你多能干，来镇上不到两年，就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这不，书记一赏识，立马上调，说要把全县都'点亮'了。这下台面更大，够你耍了。北斗镇毕竟小，耍不开。全县四十多万人口，你起码可以搞十万人大巡游嘛！方圆几百里的山脉，也够你'点亮'了。只是个祝贺么！"

"看你，这不全是讽刺吗？你说说，北斗镇拿啥发展经济？也就只能在这七座山上做文章。我也是受你的启发，才在北斗七星上想了点招……"

"还是受我的启发？"

"我知道你有气，搞坏了你的天文爱好。可我难道还有啥私利吗？你说一个一把手到了这么落后的地方，不想点大招能行？我是把自己的啥工程队或亲戚弄来赚黑钱了吗？"

"没有，你手笔大！你廉洁！你厉害！我就是提醒你，在北斗镇弄的这两件事，要是黄了汤，只怕老百姓要骂声一片了。"

"北斗，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事，刚刚起步啊！好在县上很重视，我也希望借机推动一下，彻底把这儿的旅游带动起来。我走后，你还得支持我的干法呀！"

没想到安北斗把他**谎**了个干的："我从来就不支持你的这些干法。但我人微言轻，只能执行，仅此而已。"

"北斗，我把你得罪得有这么深吗？"

"你没有得罪我。我只是不喜欢你这种干法而已。有人喜欢就好。还是那句话，祝贺么！"

谈话到此就打住了。

南归雁走后，果然是怨声载道："欠一屁股账，人跑了！"他的工作临时由镇长负责。镇长姓蓝，名一方。过去慑于南归雁从市级机关下派的来头，啥都表示坚决支持，大小问题保持高度一致，其实心里是有看法的。南归雁一走，让他临时主持工作，很多矛盾就暴露出来了。继续支持南的做法吧，遇到了一批反对派。尤其是脱了几层皮、没得到任何好处的那些干部。还有就是十几个村的头头脑脑都有意见，特别是孙铁锤表现得最为激烈。当时煽惑村民去扎狮子、龙灯、竹马、旱船，甚至连别人不接的活儿都接了，让南归雁感到这个基层干部很得力。孙铁锤为了表现积极，还捶胸拍腔子地表态："一分钱都不会欠大家的！"南归雁一走，他开口闭口都是："有本事上县找南归雁要钱去！"

（未完待续）